

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散文卷

游牧长城(上卷)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丛书名：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书名：游牧长城(上卷)

作者：《中国作家》杂志社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ISBN:7-80145-554-1/I247.7

出版日期：2002年1月

定价：7290.00元（全套）



目 录

游太保山记	(1)
散文短章 (四则)	(9)
游牧长城	(19)
离别西海固	(113)
放浪于幻路	(127)
致先生书	(143)
天道立秋	(152)
岁末的总结	(157)
莫合烟，五里雾	(169)
天圆地方	(179)
狗·鸟·马	(200)
走西口 (外五章)	(211)
今朝有酒	(238)
写给我插队的朋友 (四则)	(249)
江南吟	(261)
我的船长	(272)
井	(281)



游牧长城

老汪	(286)
我和福仔	(292)
在那遥远的地方	(309)
扶桑三记	(318)
在荷兰读梵·高	(327)
崩霆琴	(339)
天涯观海	(348)
古樟二重奏	(359)
笑的遗产	(364)
拜访秦香莲	(373)
出门在外	(384)
真的听到了《国际歌》（外一篇）	(395)
修女海滩	(401)
洪门歌者	(408)
笔记三则	(423)
马之魂	(434)
解读节气	(446)
我的红卫兵梦	(458)
敦煌三记	(476)
从西宁的街道上走过（外一篇）	(487)
心祭	(505)
龙虎山记	(514)



苍洱纪历	(521)
西关大街	(529)
红林问语	(536)
寂寞上林湖（外二篇）	(542)
孤独黄崖关	(547)
景山放思	(553)
随笔三章	(560)



游太保山记

周 涛

那天究竟是怎么不知不觉就走进太保山的呢？本来只是饭后散步，却一步一步地走进去，像被巨蟒吸住的青蛙似地，从黄昏暮色一直转悠到星光垂地，坐也没坐一下，竟不觉累。我本是“卧龙岗懒散的人哪”，嘿嘿。

桦说：凭着他的后脑勺就能感应到哪个方向该去，哪个方向没意思。我相信诗人的后脑勺胜过相信某些人的眼睛。

两位女士呢，后来这么说：“没说的，咱们和这座山有缘，连问都不用问，那山好像是自己走到面前来的。

其实是最先看见一个人模样古怪地行来，因为远，看不甚清晰，只见行状落拓不羁，留着长发猛髭，大张四肢旁若无人地横行。

我说，你们看那个人，猜猜是痞子还是艺术家？

大家说：“画家无疑。”



游牧长城

话音未了，那人已近在咫尺，突然蹲在一个饭馆门前，抓起弃在地下的脏菜剩饭，傻笑着填进胡子里，细看，大约是一个神经病人，然决无乞丐之卑琐，远远望去却有精神高扬四肢伸展之风采。

然后顺那方向走去不远，就见到耸立的大牌楼，如同中山陵一般的石阶正升上去，气势不凡。山下清爽，有闲坐游人五七个；路边树下坐着两位老人，树间挂着两笼画眉。人是悠闲稳坐，两只鸟却叫得鸣啾清亮；凑近细看，全生得体态饱满，孪生似的，眼睛上面的眉——真是和画上去的一般。大家不由得感叹一番这对鸟：画眉，画眉，原来并不是瞎叫的名目！

这就引到了牌楼下面，两柱楹联，一块古匾，读了说明，果然为古时某位大官加封太子太保后，在此修建。大家又说，太子太保这名目，也还算好听，比英雄模范听起来有味；虽说是封建皇帝为了诱人为其效力所设的名目，但是不滥，所以还有点小魅力、小余味。山上有座武侯祠，据说有些规模，堪与陕西关中的、四川成都的并提。

好吧，大家说上上看，没趣就回头。本来咱们只是散散步，又不为游山。至武侯祠，这几个人里没一个是当丞相的料，“试往凌烟阁上看，哪个书生万户侯？”诸葛亮他再伟大，咱不崇拜，咱崇拜马克思。



不过云南的山，你不佩服不行，满山的古木苍翠、新草盎然，仿佛专门等着修名祠古刹，作公园胜地。特别是黄昏时分，光亮未尽而人迹简约，满山空静，就像专等着你。你若是半途折回，就对不起这一片若谷的虚怀，这一番专设的宁静。何况，石阶是那么曲折，又那么体贴适足，缓缓登上去，只要不急，并不气喘。

树是天然的好，所幸这山的树都是天赋；树是天然的而且古老的就更好，那两棵古榕，还有数棵古樟，看过去就让人肃然起敬，那苍迈雄健和粗大的根须，令人不能不觉得它们的岁数肯定比这座山的岁数还要大。这种树，与其比为老人，不如说是活着的一部无言的地方志；它们站在这半山上，什么没看见呀？它们长得既高，浑身又都是树叶的耳朵，空谷回音，风作信使，什么没听见呢？只是不说，静静地站着，让自己更高、更粗大，直至奇迹般地躲过斧斤，最终成为战胜斧斤的伟人一般的树。这就是生命的伟大状态。它们原先也是普通的籽种，一般的小树，但是最后它们留存下来，以非凡的毅力和侥幸跨越了时间，矗立成一座呼吸着的巨碑，纪念着生命的力量和仅存。仅存就是伟大。

再往里走，便遇到些亭榭。有水泥亭，有木头亭；水泥亭不好，木头亭尚好。最好是简朴的草亭，像宋人山水画里的，方可搭配在这等山中作景，不至败坏。



游牧长城

一路还遇到些游人，不多，三两成伴，百米可逢。石上坐有少年读书郎，也有少女，然不混杂，彼此总隔十数米；径上有老人缓行独思，中山装，灰白头发，望去均有儒雅之气。怪哉此山，满山无碎酒瓶，无粗野游人，无喧哗嘻笑。偏僻小城，竟有如此一座文明儒雅的山林，真是古风不灭！

一边走，大家一边就说，这山上读书的孩子们，长大兴许考了北大清华，也没准儿过海留学，那样的话，思乡的心一定格外的浓重，因为他们的学生时代在这样的山里度过，从这里读出去，什么样儿的繁华能打得开他们的心呢？生养一个人的地方要是太强了，也说不准是不是好事。山野的气韵一旦渗入骨髓、透彻肺腑，他就很难再适应别的生存环境了。人的生命要是在土地上扎下了根，那就是种下了乡愁和痛苦。

再往上，一拐，松柏森森地拥簇出一座山门。石阶虽不多，那倚着山势的庙门却显出居高的威严，红墙琉璃瓦，青砖古梁木，一派皇家气象，不小心就会以为是在北京的什么历史古迹间行走。这时暮色已经从山下跟上来，涂染得松柏更乌，山门更幽深，仿佛你一眨眼，就会在山门旁现出一位黄袍主持，垂首弯腰，一手捻着佛珠一手掌在胸前……他本来是应该站在这个位置的，现在却成了心造的幻影，还在这个位置。



穿过这座历史隧洞一般的山门，兀然出现一片平敞，建着一处小公园。面对山坡的方面有回廊，站在回廊上俯瞰，山下的景致清晰。如烟的晚色正在山谷间游移；重叠的山丛全都青翠无穷地把目光引向更深处；路是白色的，洁净地伸进丛林和山凹，被遮蔽或现出一段；山脚下有一座学院，主楼、花圃和附属建筑历历在目，像是图纸那么明确地使人看出设计师的构思。

像脚鼓和芒锣的声音传来，宛如一个低嗓子和高嗓子、一个慢性子和急性子一块走叫嚷吵，去宣布什么消息或发布什么动员，混杂出一种沉稳的节奏和躁动不安的情绪……这才想起，这是云南，泼水节快到了。

暮色更深了。借着最后的天光，桦正盯着回廊柱子上的一个齐眉处看，“这儿有一首诗，”他说。仿佛是用指甲刻上去的，浅白印痕，字也歪歪扭扭，没有署名。诗云：

月圆人孤独，
清酒不知味。
今宵虽沉醉，
明日还伤悲。

“清酒”，桦诗人说，这个词用的多雅；



游牧长城

“酒是大自然的血清，”我说，这话不是我发明的，是诗人绿原的一句神释；

女士们却认为，月圆的孤独不是月的圆满，而正是孤独的圆满；

禅乎？警世恒言乎？醉话乎？失恋青年之牢骚乎？雪泥鸿爪，题空留白；暮色天光，人去廊空；发扬传统，表达现代；不谐韵律，决非书法；藏之名山，刻于朽柱；心有灵犀，望之悚然。

无端莫言愁哇，愁是秋天的心。可以意会不可言传，一传，就是假的了。我说咱们多来点快活的话题不好吗？

桦说那好，峨眉山去过吗？上面也有一首游客题诗，薛蟠体，倒也有趣，说罢道来——

人说峨嵋天下秀，
我说峨嵋秀个 ！
不是郭老鼓虚劲，
哪个孙子才来游！

听罢，大家抚掌大笑道：“好诗！也是好诗！”虽嫌粗率，却也真实坦白，道出了那份沮丧和徒劳无获的愤懑，有匪盗诗的率真可爱之处。



那么武侯祠还去不去？大家说，去，又不远。结果一看，亏是去了。

光是那位坐守红门的老头就不一般，长得和古人一模一样，那份气象，不是城里看自行车的老头们所能比的。里面那才叫幽静，没有一个游人，只有我们。一步一步，听着自己的足音走进去，似乎合辙押韵地就酿出这样一首律诗来了：

保山城外柏森森，
暗香浮动月黄昏。
鹦鹉架上闻人语，
金鱼缸里游灵神；
彼景俨然员外宅，
此刻恍惚聊斋身；
若是孔明真有意，
漫拨瑶琴诧古今。

因为这地方只有古体诗才堪相配，生着绿苔的铜炉，月下黝黑波亮的池水，题着杜诗的古色古香的墙壁，还有镶着石子的小径，厚重的高门槛和满园奇花异草、古木苍松，酿成一个氛围，造出一种文化，它超越了孔明个人的意义，而是，展现中国古代文化的一角



游牧长城

缩影。

下山时，全黑了。在森森的树、黝黝的山里穿行，很有情调。至山腰处，兀然现出一片城廓，万家灯火，正平展展地摊撒在眼下脚底。

“尘世……”心里蓦地蹦上这两个字来。



散文短章

周 涛

凝视片刻

他抱起双臂，目光异样平静。

他所站立的位置并不算高，但是他喜欢这样用平静的目光打量远方，他的身边和身后，已经或正在变成废墟。

能够看见什么呢？

是观赏风景吗？风景不过是现实呈现出的某种状态，而这种状态是变化的，不稳定的，甚至是毫无根据的。烂熟的风景令人厌倦。太阳是陈旧的，月亮是苍白的，而云朵是轻浮的，一切都已经很难再唤起新鲜的感受。

他所能够望到的，都不是他所需要的，而他渴望看见的，全都是眼下尚未呈现的。

比如，他望见了身下的这座运行着的城市，这座城市在运行，在忙碌，它仿佛有明确切实的目标，但本质



游牧长城

上它非常盲目。它仿佛存在于秩序和规范里，但实际上它相当混乱。它迅速地产生着，支撑着，仿佛每时每刻都在崛起，然而他看见它的钢筋水泥的骨架是颓废的，看见它四通八达的道路相当脆弱，还看见它的整体里弥漫着日甚一日的坍塌和不堪重负的呻吟。

这是一些容易引起眼睛疲倦的事物，他眨了一下眼，试图让目光从这上面掠过去，望到更远些的东西。

更远的地方其实也不存在什么更新鲜的东西。越远的地方，那些存在就越古旧；越老迈，越像一个陈旧熟悉的梦境，之所以有时偶而唤起人的亲切感，只是因为熟悉罢了。

农村的道路像一些遗弃的绳子，随便地扔在田野上，永远不会有人想起来把它弄直；河流始终妄图躲开人类，却总是在某个拐弯处被村庄踩住；树林是淡青的，它们已由自然繁殖生长改为由人种植，像一些新式的庄稼，这些本世纪以来归顺人类的植物已经不再能藏匿住任何一个童话了。

剩下的就是天空、山峦，这不过是一件无法更换、无法触摸的布景，它们摆在那里，至少已经有几千个世纪了。上帝创造了它们，然后就忘了。

还能看见什么呢？

眼睛已经无法看到那些消失了的人和岁月，更无法



望见那些尚未成形的人和岁月，仅仅在现存的这一片刻，凝视这蠕动，这挣扎，这无数微小变化的积累和展示。而这一切，能告诉他有关明天、后天、大后天的任何预告吗？

一只大洋彼岸的蝴蝶翅膀的抖动影响了世界的气候：

一粒被海浪冲刷掉落的岸土减少了欧洲总面积的精确数；

一场巨大的世界性战争仅仅在一代人的黑发尚未全白时被淡忘了；

一个人正在死去，另一个人正在诞生；

所有的真理背后都躲着它的悖论。

现实制造着明天，明天却说不准会不会背叛现实。

那么，他的对远方的凝视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没有意义，他为什么习惯于凝视远方？设若有意义，他从眼前的现实风景中预见了什么？

他的眼光虽然是平静的，仿佛饱经历炼，其实仍然是一种平静的迷惘。平静是掩饰不了迷惘的。

他虽然双臂抱在胸前，但他并不是胜利者，更不是强者。他这只是体现一种轻藐，而这，只不过是一种轻藐的姿态，同样掩饰不了与生俱来的恐惧。

他望着，凝视着。



游牧长城

很久很久，他转回身来，像是在宣布什么，也像是独自呓语，他说——那口吻似乎很坚决：

“太阳是假的。

那是黑暗中的一种习惯性幻象。”

全是哭声

他对音乐是一个外行。

这不是谦虚，而是承认。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有两种原因，一是他的耳朵不太好，有些失聪，二是他家里基本没有购置诸如钢琴、音响之类娱悦耳朵的器件。

但是这不妨碍在人们热衷音乐的时候他也偶而表示一下简单的态度，虽然是非常外行的态度。

对各类舞厅里的迪斯科乐曲，对那些灯球旋转闪烁，躁音鼓荡如尘的场面，他的反应只有一个字：“闹！”他听不出更细致的技巧和各种打击的巧妙配合，他的听觉不好，心灵的适应性更差，他不理解人们何以偏要用这样强烈的节奏来抵御现代生活的快节奏？

他对音乐的确是太外行了。

对于当今人们熟悉的歌星，他一律是不热爱的，有些甚至厌恶。他不理解人们是怎么对这些轻浮造作的表演培养了兴趣，他也不清楚自己的趣味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世人产生了如此大的距离，他没有听到过内心渴望的